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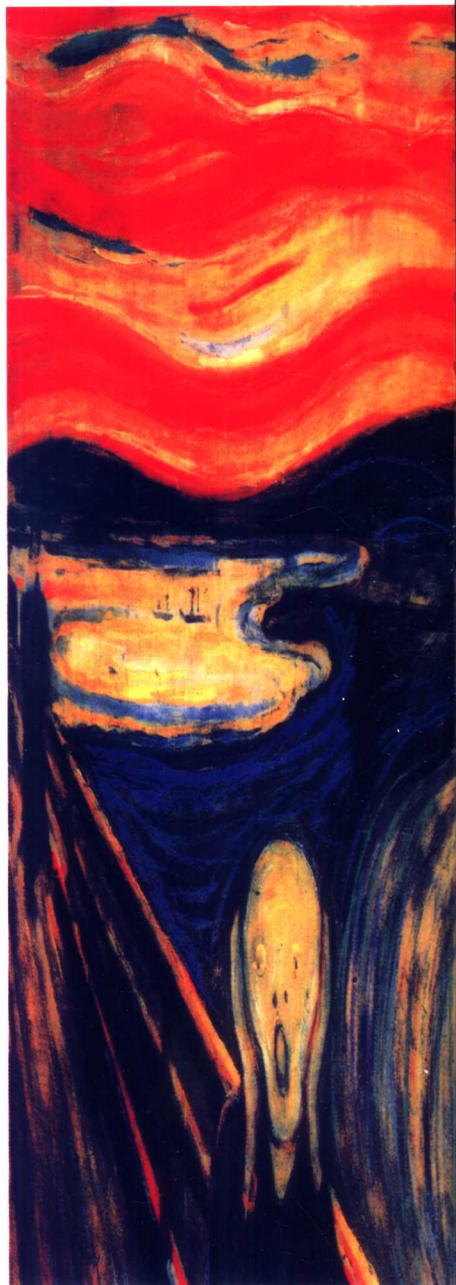
世界小说大师名篇必读

厄舍府的崩塌

爱伦·坡 著 刘象愚等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厄舍府的崩塌

爱伦·坡 著

刘象愚等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厄舍府的崩塌 / [美] 爱伦·坡 (Poe, E. A.) 著; 刘象愚等译.

—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4

(世界名篇必读)

ISBN 7-5033-1755-8

I. 厄… II. ①爱…②刘…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7556 号

书 名: 厄舍府的崩塌

作 者: 爱伦·坡

译 者: 刘象愚

责任编辑: 项小米

封面设计: 乔 玉

责任校对: 郭艳徽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cbs @ 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诚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187 千字

印 张: 8.12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755-8/I·1353

定 价: 1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译 序

爱伦·坡是 19 世纪美国著名诗人、小说家、批评家，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于 20 世纪西方文学影响颇大。

埃德加·坡于 1809 年诞生于波士顿一个流浪的艺人之家，当他还不满三岁时，父母便相继亡故。他随后被弗吉尼亚州的一个烟草杂货商爱伦夫妇收养，从此被人称作埃德加·爱伦·坡。虽然养母对他还算仁慈宽厚，但养父却对他严厉而冷酷，因此，他的寄养生活并不如意。在家乡的中学毕业之后，他进入弗吉尼亚大学，由于学校校风不好，坡染上了酗酒和赌博的恶习，负债累累，受到养父的严酷责骂，入学一年便被迫辍学，回家后感觉不到亲情的温暖，于是，很快离家出走，开始了浪迹天涯的生活，先后当过码头上的小伙计、小报的职员、记者，后来还到西点军校混了一阵，最后做了一些杂志的编辑。

坡天性聪慧，博闻强记，才思敏捷，读中学时已经学习了五六种语言，广泛阅读了许多经典作家的作品。在大学期间，他又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增加了文学的素养。随即开始

尝试诗歌创作，在艰难困苦的拼搏奋斗中，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最终成了一位著名的作家。他的作品包括 60 多首诗，近 70 个短篇作品，一部长篇小说，一些文论和一些未完成之作。这些诗文和小说中的相当一部分今天已经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作品。

坡的小说包含了较多的类型，他毫无疑问是恐怖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的鼻祖。他的作品具有较强的现代性，许多批评家把他看做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他的作品首先引起了波德莱尔、马拉美、瓦雷里等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极大关注，对他们并通过他们对现代主义的各个流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坡的恐怖小说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厄舍府的崩塌》、《黑猫》、《一桶酒的故事》、《“红死病”的化装舞会》等。这类作品往往有离奇的情节、精神错乱的人物、神秘怪诞的事件、浓重的恐怖气氛。而且恐怖的事件和人物恐怖的心理相表里、相始终。换言之，恐怖的事件往往是人物恐惧心理的外化，而人物的恐惧心理则往往又是恐怖事件的内化。《厄舍府的崩塌》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笔触把一对孪生兄妹的精神失常和具有乱伦意味的特别关系写得惟妙惟肖，哥哥罗德里克在妹妹玛德琳未死之前先把她活活装入棺材，而后又在极端恐惧中等待她破棺而出，等妹妹真正出现时，他在高度惊恐中被吓死，这时，厄舍府突然开始神秘地崩塌。外在的恐怖事件与内在的恐怖心理相互生发，相互纠结，透过叙事者恐怖的眼睛和恐怖的描述，传达给读者，造成高度紧张、恐惧的阅读心理。《黑猫》中的叙述者本是一个善良的人，但由于酗酒，变得喜怒无常，不仅对自己心爱的黑猫下了毒手，居然连自己的妻子也一并砍死。事实上，叙述者在把第一只猫的一只眼睛抠出并将其

吊死后，就一直处在巨大的恐惧中。他的住房突然起火，废墟断壁上出现被吊死的黑猫形象，藏匿妻子尸体的墙中突然传出凄厉的哭声，这些不可解释的神秘现象更增加了故事的恐怖。故事中，作为叙事者的“我”一直在向读者讲述自己内心中的邪恶一步步占据上风的过程，神秘恐怖的外在事件看起来是这些邪恶的诱发因素，但我们毋宁说，“我”心中的邪恶却是这些恐怖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红死病”的化装舞会》中“红死病”的幽灵突然神秘地出现在与外界隔绝的城堡中，造成了王子和所有避难者的猝然死亡。化装舞会上，幽灵与王子对峙的场面把恐怖气氛推向了极点。

如果说上述诸篇是外在恐怖与内在恐怖具有同等力量的恐怖小说，那么，《莱吉亚》、《陷阱与钟摆》、《泄密的心》等则是更侧重内心恐怖的名篇。《莱吉亚》中的“我”吸食鸦片，始终处在对已故情人莱吉亚的怀念中，在他和续娶的妻子罗伊娜短暂生活的日子里似乎处处都有莱吉亚的影子，而这位具有神奇魅力的女郎竟然在死去的罗伊娜身上借尸还魂。也许“我”在鸦片的作用下产生的只是幻听、幻视、幻觉，而读者却不能不体味到叙述者那种苦思苦恋的心理。坡细腻的思念中的幻象以及幻象中的思念，叙述者也许未必感觉到那些幻觉的可怕，但读者却不能不感到其中的恐怖。《陷阱和钟摆》淋漓尽致地描写叙述者被宗教法庭判处死刑后，在遭受那些离奇古怪的刑罚时内心的恐惧和痛苦。坡刻意拉长主人公遭受折磨的外在过程和心理过程，把恐怖的气氛渲染到极致。《泄密的心》写精神极其过敏的“我”面对一个老头蓝色的鹰眼和愈来愈响的心跳，产生了不可遏止的恐惧心理，坡以特写镜头的手法，把两次心跳、老头的眼睛、“我”午夜潜入老头房中的过

程等细部放大，从而细致地刻画了“我”内心的惊恐和邪恶。在这类作品中，神秘怪诞的情节和事件，如《莱吉亚》中的“借尸还魂”、《陷阱与钟摆》中闻所未闻的惩罚手段等往往退居于次要地位，而由这些神秘、怪诞的事引发的恐怖心理被置于更显著的地位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小说又可以说是恐怖心理小说。

坡的作品中也有一部分开了科幻小说的先河。如《汉斯·普伐尔历险记》写了假想的登月飞行；《气球骗局》描写了乘气球飞越大西洋的故事；《瓦尔德马病例真相》写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催眠术对弥留之人的作用；《活葬》中穿插着关于假死还是真死的医学讨论。本书所选的《瓶中手稿》写一次惊心动魄的海上冒险，虽然其中没有什么“科学”的成分，但绝对可以称为“幻想”作品，而且多少包含了一些关于地理学、气象学的幻想。

坡的侦探推理小说虽然只有四五篇，但几乎全是传世之作。《毛格街血案》被公认为侦探小说的开山作品，至今仍是这种文学类型中最完美、最典型的形式。与随后发表的《玛丽·罗热疑案》和《失窃的信》形成了一个以著名侦探迪潘为中心人物的三部曲。《毛格街血案》写母女两人被一个大猩猩残害的案件；《玛丽·罗热疑案》把发生在纽约附近的一桩少女谋杀案移到巴黎；《失窃的信》则写了一封极其重要的信件被拿走又被找回的过程。三个案件的侦破全仗迪潘细致的观察、敏锐的分析和严密的推理。迪潘是一个具有非凡智慧和丰富想像力的人物，他往往能发现人所不能发现的线索，并抓住这些线索做出一般人做不出的分析，然后综合这些分析，一步步推理出雄辩的结论。例如，他对《血案》中现场发生的那声

尖叫、列士巴奈太太被害死后手中紧抓不放的那撮毛发、小姐被扼死时异常的指印、杀人手段特别残忍但却没有杀人动机等常人不注意的细节的高度重视，并从这些特殊的细节出发，推导出凶手不是人而是猩猩的结论。再如，《信》中警方为找回那封“失窃的信”曾做出自认为万无一失的策划，但无一奏效，先是多次拦截不成功，后来的多次全面彻底搜查也毫无结果。迪潘指出，警方的失败，关键在于他们低估了对手的智力。由于对手十分狡诈，十分老练，他十分清楚警方的那些招数，因此，既不把信带在身边，也不把信精心隐藏，而是将其放在警方认为根本不可能放的明处。迪潘的思考和分析真是头头是道，不由人不信服。他还根据这一分析，制定了令人拍案叫绝的行动计划，终于用比D部长更高一筹的办法取回了那封信。迪潘的形象无疑是后来的福尔摩斯、波罗一类著名侦探的原型。

坡的这类小说，通常是以干练的私家侦探为中心，安排两个二元对立的结构：一方面是这位侦探和他的朋友的对立，另一方面是这位侦探和警方的对立。在前一个对立中，侦探通过观察、分析、推理、破案，而他的朋友则作为叙述者转述他的破案过程，而这位朋友时而表示赞赏，时而表示怀疑和不理解，以自己的迟钝和懵懂来反衬他的聪明才智。在后一个对立中，则往往以警方的无能和失败来反衬侦探的高明。这种模式也为后来的许多著名侦探小说家如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西姆农等人所习用。

《金甲虫》似乎也可归入侦探推理一类，虽然它写的不是破案，而是探宝，但探宝的过程却与破案的过程相似，主人公同样是要通过观察、分析、推理来解破一个个疑团，最终获得

成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篇作品引入了关于密码和解码的精彩细节，同样为后来的侦探类小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除恐怖、科幻和侦探三类之外，坡的小说中还有一类值得重视。这类作品以今天的眼光看，具有较多的现代主义色彩，在当时来讲是很有现代意识的。《威廉·威尔逊》写人的人格中那种双重的自我，一个威尔逊是两个威尔逊，两个威尔逊又是一个威尔逊，既联系又对立，相反相成，表现了现代人人格的分裂。《人群中的人》中写一个代表孤独、贪婪、邪恶的老人，总是在人群中茫然地走来走去，不仅表达了人本质中存在恶的观念，还暗示了人的无归属感、人与人之间的不可沟通感。《丧失呼吸》写一个人在丧失呼吸后进行的徒劳搜寻，表达了人的部分自我本质丧失的悲哀。《被用光的人》写叙述者对一个人本质的探询，结果发现他是一个完全由机械装备起来的人，既预示了现代机器人诞生的可能性，又暗示了现代人的物化。这些作品中包含了现代主义的某些因素，预示了现代派作品的诞生。

坡还是出色的诗人和理论家，他的诗作（特别是那首脍炙人口的《乌鸦》）和诗论，对于后来的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乃至现代主义产生了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影响。波德莱尔把他看作自己的楷模；马拉美、瓦雷里、尼采、卡夫卡、里尔克、亨利·詹姆斯、霍桑、王尔德、陀斯妥也夫斯基、康拉德、乔伊斯等许多现代作家都从不同角度对他表示赞赏，也从不同角度接受了他的影响。龚古尔兄弟评价说，坡对20世纪西方文化的影响比19世纪任何作家都大，从这个意义上说，爱伦·坡是不朽的，诚如马拉美在哀悼他的十四行诗中所说的那样：

译 序

正如不朽改变着他自身一样，
诗人用一把脱鞘的利剑唤醒
他的世纪，他喊着“死亡胜利”的奇异声音，
又使这个时代感到恐惧！

刘象愚



目 录

译序	刘象愚	1
瓶中手稿	曾艳兵 译	1
莱吉亚	郭栖庆 译	13
被用光的人	范圣宇 译	30
厄舍府的崩塌 ...	马瑞琦 译 刘象愚 校	41
威廉·威尔逊	罗 靛 译	59
人群中的人	陈永国 译	79
毛格街血案	陈良廷 译	89
卷入大漩涡	李 元 译	126
椭圆形画像	马海良 译	144
红死病的化装舞会	郝 岚 译	148
陷阱与钟摆	范圣宇 译	154
泄密的心	刘象愚 译	169
金甲虫	李 元 译	176
黑猫	陈良廷 译	214
失窃的信	雨 宁 译	224

瓶中手稿

曾艳兵 译

一刻也活不了了，
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基诺：《阿蒂斯》

关于我的国家和家庭，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岁月的无情和漫长已使我离别了家乡，疏远了家人。世袭的家财使我接受了非同寻常的教育，而沉思默想的天性则使我将早年勤奋积累起来的知识加以分门别类。在所有的这些知识中，德国伦理学家的著作最使我感到愉悦；这并非因为我对他们的雄辩狂盲目崇拜，而是因为我的思维习惯能够使我轻而易举地觉察出他们的荒谬。我常常因为才情不足而受到指责，缺乏想像力也成了我的罪名，而我思想中的那种皮浪式的怀疑论却总是使我声名狼藉。实际上，我对物理学的浓厚兴趣恐怕也的确使我染上了这个时代的通病——我指的是，当今人们总习惯于将各种事件，甚至将那些毫不沾边的事件都与科学原理牵扯到一起的毛病。

总之，世上还没有人比我更难于接受迷信的蛊惑，而远离真实的世界。我想，我理所当然应当先申明这一点，否则，下面我要讲的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就可能被看作是异想天开的一派胡言，而不是看作一个从来就不会想像的人的亲身经历。

在国外漂泊多年之后，18XX年，我在富庶而又人口稠密的爪哇岛登上了从巴达维亚港驶往巽他群岛的航船。作为一个旅客，我这次旅行没有别的动机，只是像魔鬼附身一样感到极度的心神不安。

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漂亮的大船，重约400吨，铜板包底，是用马拉巴的柚木在孟买建造的。船上装载着出自拉卡代夫群岛的皮棉和油料，此外还有椰壳纤维、椰糖、奶油、椰子和几箱鸦片。由于货物胡乱堆放，因此船身摇晃不停。

我们乘着一阵微风出航，很多天来一直都是沿着爪哇岛东海岸航行。除了偶尔遇到几条来自我们的目的地巽他群岛的小双桅船外，再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排遣我们旅途中的单调寂寞了。

一天傍晚，我倚靠在船尾栏杆上观看西北方一朵奇特的孤云。它之所以引人瞩目，一是因为它色彩绚丽，二是因为从我们离开巴塔维亚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云彩。我全神贯注地凝望着它，直到夕阳西斜，这时云彩突然向东西两边扩展，在水天相接处形成一条狭窄的霞光，看上去宛如一条长长的浅滩。随后我看到了一轮暗红的月亮，还有海上奇特的景观。此时大海瞬息万变，海水似乎比平时更加透明。尽管海底清晰可见，但是，抛下探海锤一测，却发现船下的海水竟达15浔之深。这时空气变得酷热难耐，升腾的热浪仿佛来自烧红了的铁块。随着夜幕降临，微风渐渐平息，四周是一片难以想像的寂静。

船尾甲板上燃烧的蜡烛火苗纹丝不动，捏在指间的一根长发也凝固不动。然而，船长却说他没有觉察到任何危险的征兆，因此，当船渐渐靠岸时，他便命令收帆抛锚。没有派人值班守夜，船员大多是马来人，他们不慌不忙地躺倒在甲板上睡觉。我走下船舱，心中不无一种大祸降临前的预感。实际上每种征兆都警示我：一场热风暴即将来临。我将我的担忧告诉了船长，但他却置若罔闻，根本不予以回答就走开了。焦虑使我无法入睡，大约半夜时分我又走上了甲板——当我踏上后甲板扶梯的最上一级时，轰地传来一声巨响，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水车轮子在飞速转动，这使我大吃一惊。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发现船身在剧烈地颤抖。刹时，一排巨浪砸过船梁末梢，海水推前涌后，从船头到船尾席卷了整个甲板。

这阵凶猛的狂风倒很有可能解救了我们的船只。尽管整条船到处都是积水，桅杆折断掉入水中，但是，不一会儿，大船还是挣扎着浮出了海面，在排山倒海的风暴中颠簸了一阵后，最后它又恢复了平稳。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奇迹使我逃过了此次劫难。当时那排巨浪把我击得头晕目眩，待我清醒过来后便发现自己被卡在船尾骨和舵之间。我费了很大劲才拔出双足，惊魂未定地往四周一看，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刚才正置身于巨浪之中，而那超乎想像的最令人可怕的，是那将我们吞没的巨大旋涡和泡沫。一会儿，我听见一位瑞典老头的声音，他是我们正要离开码头时上船来的。我拼尽全力呼喊他，他很快就跌跌撞撞地来到了船尾。不久我们就发现，我俩是这次灾难中仅有的幸存者。甲板上的其他人全都被巨浪卷走，船长和他的大副们也必定在睡梦中魂归大海，因为船舱里早已是一片汪洋。如果没有援助，我

们恐怕不能保住大船，由于想到船随时会沉没，我们也就心灰意懒，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我们的锚链早在第一阵狂风袭来时就像一根缝衣线一样断裂了，要不然，我们的船当时就倾覆了。现在船正以令人恐怖的速度在海上疾驶，海浪飞过甲板击打着我们。船尾骨架已严重损坏，伤痕累累，千疮百孔，然而令我们惊喜的是，几台水泵都安然无恙，压舱物也基本上还在原位。风暴的势头已经过去，我们知道风浪已没有多大危险了，但我们仍然忧心忡忡地期待着风浪完全平息。我们相信，既然船已经成了这副模样，如果再遇上飓风，我们必定会遭受灭顶之灾。不过，这种合乎情理的担忧看来还不会马上成为现实。整整五天五夜——我们仅靠费了很大力气才从前舱里弄到的少许椰糖维持生命——这艘破船一直以一种难以计算的速度飞快漂行，此时的疾风虽不及最初的飓风那样肆虐，但也是我生平所见的最可怕的疾风。最初四天我们的航向变化不大，一直是朝着东南偏南方向，我们必定是驶向新荷兰海岸。到了第五天，虽说风向才稍稍偏北，但已变得奇冷无比。一轮昏黄的太阳升出水面，稍稍地露出头来——没有放射出光芒。天上万里无云，但风力却有增无减，一阵接一阵地狂吹。估计到了中午，那轮太阳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它依然发射不出我们平常习惯的那种光芒，它只是一团没有辐射力的暗淡光晕，仿佛它的光都偏到地球的两极去了。可就在它沉入滔滔大海之前，太阳中心的火焰却被某种神奇的力量突然熄灭。最后它只剩下一个昏暗的银卷，一头栽进了那深不可测的大海。

我们徒劳地等待着第六天的到来——这一天对我来说还未到来——而对那位瑞典老人来说却永远不会来临了。从此我们就被笼罩在冥冥黑幕之中，离船二十步开外的东西我们也看不

见了。无尽的黑夜继续包围着我们，我们所熟悉的热带海面磷光也不能使这种情况稍有改变。我们还注意到，尽管风暴一直肆虐不已，但一直伴随着我们的巨浪和泡沫已经消失。四周是一片恐怖、阴森，天黑得令人窒息。迷信的恐惧渐渐潜入瑞典老头的心里，而我心中却在暗暗惊诧。我们全然无心照看这艘大船，它已破烂不堪，我们只是尽可能地紧抱后桅残杆，痛苦地凝望着茫茫大海。我们没法计算时间，也没法猜出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可是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已经向南漂到了以往任何航海家都未曾到过的海域。我们还感到非常惊奇的是，怎么就没有碰上通常会遇到的冰山？与此同时，现在每时每刻都是我们的末日——每一个巨浪都可能使我们葬身海底。海浪汹涌的程度超过了我们的任何想像，我们没有立刻葬身海底真是一个奇迹。我的伙伴说，船上货物很轻，并提醒我这艘船质量优良，但我仍禁不住万念俱灰，并已做好了死亡的准备，我想恐怕连一小时也挨不过去了。破船每往前漂行一海里，那漆黑的大海的波涛就变得更加阴森吓人。一会儿我们被抛到比信天翁还要高的天空，吓得我们屏住呼吸；一会儿我们又被突然扔进海底，摔得头晕目眩。海底空气凝固，甚至没有声息去惊动熟睡的海妖。

当我们被扔到深渊的底部时，我的伙伴一声惊叫划破了夜空。“看！看！”他喊道，声音尖锐刺耳，“万能的主啊！看看啊！”当他惊叫时，我已感觉到一团蒙眬阴森的红光倾泻到我们坠入的那片深渊的边缘，并将那闪烁不定的光投射到甲板上。我往上一看，大吃一惊，血液都要凝固了。就在我们的正上方非常高的位置，在那深渊的陡峭的边缘，竟悬浮着一艘硕大的船，大约有4000吨。尽管将它托起的浪峰比它高百倍，

但它的外观仍然比任何一艘战舰或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还要高大。巨大的船身呈深灰黑色，船体上通常的那些雕刻也未能改变这种基本色调。船上敞开的窗口探出一排黄铜大炮，锃亮的炮身反射出无数战灯的光亮，被绳索固定的战灯则闪烁不定。然而，更让我们惊恐的则是，这艘大船依然张着风帆，全然不顾大海的肆虐和那不可抗拒的风暴。我们最初发现它时，它正从阴森可怕的深渊中慢慢升起，我们只看到它的船头。它在可怕的浪尖上悬留片刻，仿佛在沉思自己的雄伟，然后便摇摇欲坠地俯冲下来。

此时此刻，不知怎的，我突然镇静下来了。我跌跌撞撞地尽力奔向船尾，毫无畏惧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毁灭。我们的船终于停止挣扎，船头已沉入海里。正在下坠的大船正好撞上了我们已没入水中的船头，其结果便是，我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抛到了大船的缆绳中间。

当我往下坠落时，大船已掉头顺风而行。接下来是一阵混乱，我便没有引起水手们的注意。我毫不费力地就来到了主升降口，舱口半敞着，我很快就找机会将自己隐藏在里面。我很难说清我为什么这样做。也许我第一眼看到船上的水手时产生的那种模糊的畏惧感，便是我躲藏起来的主要原因。我不愿意相信这伙人，刚才对他们匆匆一瞥，已使我对这些家伙感到新奇、怀疑和不安。因此，我想最好还是为自己找一个藏身之处。于是，我将一小块活动甲板掀开，以便在巨大的船骨之间找到一个方便实用的藏身之地。

我还没有完全整理好我的藏身之处，就听见船舱里传来一阵脚步声，我赶紧将自己藏起来。一个迈着虚弱、蹒跚步履的人走过我的藏身之处。我看不见他的脸，但却可以打量他的身